

科舉議

健 攻

「宜...」這句以待的聖和人大打筆墨官司，這...
 「吾曹論事...」這句以待的聖和人大打筆墨官司，這...
 「吾曹論事...」這句以待的聖和人大打筆墨官司，這...

「宜...」這句以待的聖和人大打筆墨官司，這...
 「吾曹論事...」這句以待的聖和人大打筆墨官司，這...
 「吾曹論事...」這句以待的聖和人大打筆墨官司，這...

這兩年來，我們太樂觀了，以為新文化運...
 動成功了；其實同時舊文化運動也隨長增高在...
 那兒猖獗！我們總嫌天天說這套老話無聊，可...
 是環境逼得我們說無聊的「老套頭」，真正...
 可憐！真正可憐！現在連張之洞以至於梁啟超...
 們覺悟到應該廢除的「科舉」都還有人提倡，...
 這說什麼「新文化」呢？

「科舉」，在程程的詞了兩句：
 「科者分科。舉者選舉。選舉之後，試以...
 文字，科舉非他，先之謂也。」
 我們姑且不必和他辯白「科舉」二字的...
 非，就看他認為「投考而選前日選舉，不...
 以隗及之稱，分科而舉為科舉，胡使近新...
 絕」的科舉內容如何。他根本一句話替科舉張...
 目道：

「...真才之所由以真身於社會，舍此更...
 無他善道。」
 這程，我...
 「真才」...
 法「真身」...
 知道程宜...

「...是日官...
 做學是有過幾大什麼「文官考試」...
 官考試」說，像他說的科舉與這...
 是什麼分可？

「...宜...
 學校選舉之精立。」這樣，他說的「科舉」二...
 字的意義，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所以，他又...
 的好。

「...落時勢之所宜，自古今之成法，...
 本現代...
 明清...
 學...
 這不是不明時代觀念的胡言亂語，又是什麼？...
 他這樣主張的理由在「使人知...
 策名之可貴，作士林之正氣，抑...
 。其實與其這樣開倒車來「作正氣，抑...
 ，何不把所以如他的病根看準，一刀見血的...
 幹他一幹？就是程宜頌說的「今日上風之浮露...
 科舉議

九 月 三 日
 八十二人（歸航之九）
 深刻的印像（三）完
 夜半的祈禱
 白木
 黎錦明

Handwritten notes and numbers in the right margin, including '651' and '755-16'.

，宜途之所遇，正類難逢，清議不彰，」也決不是這樣與「科學」便可以「橫改豎易」之標，示人際有新之會，更說不到能「消除陰愛，挽回頹俗」！「愛愛」和「頹俗」，我不知是甚麼了！

「國民的戀愛是「佞人」的妄謬，硬硬境氣情勇的革新思想。社會的頹俗是「惡人」的罪狀，橫來硬硬純潔的「學人」的人格。這是元來最不可掩的事實。我們只有將「佞人」，「惡人」一併懲治，然後「愛愛」可消，「頹俗」自洗。今日的戀愛和頹俗正是所謂「真才」者在「下湯鬼」，正是「精心復古的「奴才」在下湯鬼。正是「投論不歸自達」的「蠢才」在下湯鬼。我不知這理宜頭有幾根沒有？

我只覺得這理宜頭是一個「特種珠璣頭」的「遺老」，不然是一個「國特達」的「老才」，恰恰遇到這章兩個復古派台柱，便做出「自「售」的臭文。他擬出的辦法，「惡頑劣治」。我只有看了他擬的「科舉四利」：——「系統學於參以不若從從於片言，月旦未免浮談，風氣當獲真賞，一也。那群學士各有自奮之途，務務望門無由獨擅其便；二也。 衡文有式，兼且昭彰，可有無心之進退，爾不爾有必得之扶持；三也。 正途出身獨成氣類，能流自知

敘述，物望遠歸士林，爾爾得殊榮，清議有風力；四也。」

這四層利之究竟與羅宜頌自己講的「學校則凡會已否難就範，更莫透殊榮之英，選舉則虛詐早相習成風，了不聞真實之效，彙捐之勢強則謹言行者避路；奔競之術盛則保節者見吐，凌風則斷養門登朝列，失勢則儲蓄賤過與養；選退不關實惠，高厚發由微幸；」有什麼好處？憑片言憑幾真賞，就能救「真透殊榮之英」的弊嗎？我想微律之門大開，只有使「真才」與「真才」說不到這個，那群學士是「真才」的。什麼「真才」說其便的「真才」字，這真才不會站在「天平」中說話，更看得出他心目中的真才。我們打敗「真才」才得出這。我們的「真才」非科舉所能舉，也不易科舉所能埋沒的。羅宜頌一面保存特殊階級的「獨擅之權」，一面提倡科舉為士自奮之途，這種方法是「暫時通變」呢？還是什麼呢？羅宜頌明知這科舉人才；他口說「殊不知論政論學皆貴文字可觀。」然而他真殊不知論政論學皆貴文字可觀，却不是止於要貴文字可觀，這「兩篇文車一首詩」的科舉法，只記在「三家村」

一八

上去騙忠上老實的老百姓，却不能自「真才」！我們希望的「真才」是要「有必得之扶持」，那才是「真才」，這著雖說小又做幾句臭文，這「無心之伴獲」不過是些「假才」。如此簡直鼓勵一般青年於虛名，羅宜頌，爾爾宜頌巧名之曰：「寬以兩途以待傑山之士」！消極方面則實仕不歸歸到他身上了！其和民治國承有什麼「正途出身」？有什麼「羅宜頌」？羅宜頌却還要教什麼「正途出身」成一個「氣類」，好讓什麼「羅宜頌」自己敘述！我不知道「物望」為何一定要歸到「士林」？「士林」是什麼東西？中國所謂「士林」，完全歸了是那血未枯心已死的「屍骸」！請看如今的教育界一切事實便可相信我不至於說錯。如有的人可以自己打自己嘴巴，自己抬舉自己，有什麼講說？有什麼講說？羅宜頌做夢以的要用「經濟」教人得「殊榮」；而「經濟」恰恰教人失「殊榮」，教請讓風力！休矣夫！羅宜頌！我請你先伸出嘴來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發「紅燈籠子」進進了眼界！更不要發在「老虎」前面引路！

我們看了老虎反國語已經非打死它不可！我們看了這詞「復辟」一樣時以新文化運動的議論，羅宜頌該如何處置？有風力的請講呢？負物望的士林啊！

三十時事
因循的案卷
愛國運與學潮
最近財政問題
裁兵免了招兵呢？
（一）

松代代來傳
各代大學
市場，務
文，市，務
文，市，務

想
將來世界大勢的
正問題的諸君

在英日帝國主義與社會國民衆民
版八
現
表字
文，市，務
文，市，務

歸航

春 臺

九 八十二人

將走到輪船的機器房，鼻中陣陣的受着油
的氣味，雖然如夢的模糊，實在相信我已
中國了——因為這種中國氣味實在不是來法國
後四正餘中所會遇到的。

走下樓梯，一陣熱氣很是驚人。樓梯旁有
一門，望進去，在微暗中有許多裸體的人在洗
，這是剛下工來的。

我很喜歡訪人，因為我愛知道他人的生活
而明白他人的心情。我之來此是郭君介紹的，
因為工頭郭君特言歡迎我們去與他談話之意
，而且郭君說也我。工頭是寧波人，所以郭君
說說我是他的同鄉。

我與郭君在工頭的臥室中坐下。小房間約
有一方丈半的面積，有兩個電扇與一個圓洞窗
，於是，機器房的爐火雖在附近也不覺得很熱
了。小方桌旁的壁上掛一幅刺繡的對聯與梅蘭
芳天女散花圖。桌上是幾只有蓋的茶碗與一把
茶壺，壺上寫「可以清心。」這種一切怎麼不
使我證明是到了中國了呢？

五點半了，工頭林君還沒有來。我很想走
，預備下次再來，因為這已是他們吃飯時節，
而我也先要主客先走了，他見工頭文工，

還在洗澡哩。

林君來了。黑香雲紗褲，赤腳穿拖鞋，拏
了大芭蕉扇用勁的鼓風在襟露的上身之上。郭
君介紹我給他，他說：

「好好，孫云一云云（先生）時常到
Y（我們）的頭來嬉嬉。」

他坐在藤椅上，提起兩腿，踏在椅子邊上
，兩膝剛與肩齊，分列在下巴的兩側。

飯菜搬來了，四個碗四個碟子，是豕鬚肉
，粉乾條湯，上面一撮小銀魚乾的打鴨子等等
。這種一切多不是四年來甚至十年來所會見的
。我所渴望的家鄉景况竟於偶然的機會中再見
，因此正想欣幸，然而立刻又覺得失望了。

為什麼失望，這原因是很明白的，我所想
念的故鄉風味在這樣平凡的情況中見之，不免
有負這許多日的想念。而且，這正與對愛
樣，看見他有缺點，便覺更加難忍。我從新想
到我所愛的中國的缺點了。

在這難忍中我支吾的應對他們。
林君勸我喝酒，我再三的推辭，還是要我
喝。一杯紅酒，中間放一塊冰的，供在我的面
前了。他說：

「你是歡喜吃紹興酒的下？紹興人勿會勿
吃酒的。」

的工人。小小的圓面龐，
偏左一條白痕，是頭髮分
舞場等交際社會中常見的頭
亮的留學生的頭髮也不過如此
的叔父勸我飲酒以前，他已說過許多話的了。
他說，

「酒是養神的，中國酒是補血的，紹興酒
自然頂好；法國酒也有好處。」

我問機器房中共有工人若干，工頭林君覺
得有滋味的滔滔的講了：

「一共八十二人，都是我們寧波人。你看
，真不容易，今日火燒了。後來我打了他一頓
。這好取笑的！」

「火燒了嗎？」我問。
「是呀！在機器房中。」
「這倒是危險的，我們一些不知道。」
「要治理這一班人真不容易，一眼勿看見
就鬧禍了！無論人鬧了禍都要我担責，外國
人是只認得我的。」

這是無疑的，八十二人中未必有一二人懂
得外國語的，船長等無力責備他們，於是只得
完全責備工頭了。然而，不是見笑他，他於說
話時常夾入幾個法國字如 bien（好）. ça（
這樣好的）之類，說得不甚高明；他居然要

十分可以佩服的。還有，我們以為這是法國人的船，所以處處屈就，只敢抱歉而已，不料掌握全船生命權的機器房的八十二人全是中國人，而這位林君就是把持這大生命的惟一的人，我怎得不敬重呢？然而，他們也只是八十二架機器（語雖過重，卻正是為了敬愛之故），熟練長等的使用。機器之或停或走，輪子之左轉右轉，他們都依了船長等電話與記號所告知的意思，刻板式的動作而已。不過無才能而想做首領，故意不肯服從他人的主張，正是多數中國人的大毛病，遠不如這種機器工人之着實的做法了。

「法國人不肯做這種苦工。」林君又說，「機器房中添煤多難呵！還有 André & le Roi 船中也全單靠波人工作的，那有一百三十人。別的船中多半是中國人。」

「這事的水手全是法國人，是不是？」我問。
「全是法國人。我們與他們各分半隻船。請半隻專讓我們，那半隻專給他們的。大家不准來往。」

其實水手與機器工人居住的只是後船的一小段，所謂各半隻者不是全船統一的。當他說到水手時，他指示房門以外的一面，儼然對墨的樓子。他繼續下去說，

「倘若他們有的進來，我們可以打的，因為這是犯法的；要是我們到他們那裏去，他們也可打。不過聲明來參觀的，我們歡迎的，我們就陪伴他進來。」

這種語調與這樣的劃界頗使我牙酸，然而他們防人有意或無意的加害於公務，這也是不可省的。

我轉過頭來，一個十四五歲的男孩筆直地立在我的後面，掣了我喝完酒的碗去盛飯，盛完又筆直的立着，等候給別人盛。這使我的腦中湧現出中國學徒的印象。

倘若不到這裡來，這社會的情狀是記憶不起的了，然而我在高興中又覺得抱歉，我已侵入他們的社會，而我沒有方法使他們看見我的社會。不讓他們知道別的社會的狀況而望他們的生活改良實在是不很應該的。

吃飯完，林君起立，很大方的說，
「失陪了，我還有點事體。你們多坐坐。」

等我出去，見走路邊坐着三桌馬將，在許多赤汗淋漓的人羣中，林君也是坐着打牌的一個。

走上樓梯，牌聲漸不聞了，我跨過地板上流淌的廚房的濁水，向船頭走來；我雖然知道這可愛又可憎的機器房儘管跟着我在船中，

然而從中國所特有的這個油膩氣味漸遠的留在我的後面中，我漸漸的安心起來了，雖然知道我正步步的向着比機器房更可動感的中國進行！

深刻的印像（三）

健希

補從下午到天黑，雖有時也勉強幫助工作，而我的心事已集中在他的身上，神色也有點大大的差異了；但是，她并不向我催逼，固然怕我煩惱，同時也因為我的事務過於紛繁了。掌燈時分，她抱他在臥室外間，忽然被我發現她的說話帶着哭聲，她切極力鎮定，我也未便多問，而他的精神，確實有點委靡了！我們沉默了三分鐘的光景，大家走到前面。

家裏的事，總算稍有結束，我到店裏去看我的父親，請他到家來先吃晚飯。我的父親問：「新的頭上怎麼樣呢？」我明知道情形有些改變，但是因為年下，不敢直說，只得含糊的答應：「好些了，大約不要緊。」我所說「不要緊」，也是說不至於大害而已。等到我的父親吃過晚飯，回到新宅——就是我家的店。他提議將些紙錢燒在門前大路上，保佑他好些，我雖斷定迷信無用，然而只好借此稍安他的心，等次日再說。他看見燒化紙錢，認爲好頑，神氣突然好了，并且一面說着，一面用手去

第三卷
時事短評（八月三十日出版）
英法美俄之中俄會議
英法美俄之中俄會議
英法美俄之中俄會議

英法美俄之中俄會議
英法美俄之中俄會議

最新出版
心理學概論

取材概要
解釋清晰
淺近易讀

東文

深誓

是衣津先生的一本詩集

了版
 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本京零售每份銅元四枚外埠二分半五角全年一元二角發行所北京法大馬路
 先譯
 李勛剛編

李勛剛編

可充課本
宜於自修

定價二角五分
售處東城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搬。我心裏已解決完元日早晨給他的病了。

將近半夜，聽着孩子的精神越發不振，催我設法，我以為夜深，無從着手，可是總想不到會起劇烈變化的。恰巧白天給他看的醫生來結賬，順便我抱他來看了一遍，再三探問，共同答與白天相等。我送他到那裏先睡，他要煖爐，還要我抱他穿上，這是他生平沒有的嗜好。說了幾句閒話，我和醫生一同出門，回來已經十二點多了。他聽見我回臥室，就要喝茶，倒茶給他喝過之後，才預備睡覺，把茶壺，茶杯復行安置一番，她說把燈放在小桌上，他呼嚕着要起來，催我我把燈吹熄，他也就安然睡下了。

一點多鐘，忽然聽見他要喝茶，催我點燈，她自己立即坐起倒茶，他依然要起來喝茶。她才把他抱起，就連聲的叫：「德新！德新！德新！」我知道不妙，而地已哭起來！我伸手在他身上一摸，直挺挺的，一聲不響！「要起來吃茶！」便是我們聽見他說話的最後一句了！我手裡抱着一個與世永別的孩子，大哭不止！我手裡抱着的，披上衣服，開房門；叫我的哥哥起來料理，我的哥哥也早聽見了。我奔出大門，在天井裡叫我的母親，嚇得老人家手足無措，只帶哭聲答應着！一面回到臥房，她聽說着哭，我的哥哥走進來看了一下，就往

外奔，忽然又回來從她手裡接過去，還不死心的連叫聲聲：「德新！德新！」眼淚如斷了線的珍珠一般！忙亂萬分之中，我的嫂嫂已出大門到河南邊我的叔叔家叫門去了。我的叔父叔母及我的堂兄弟夫婦們，都昏天黑地的，全家來了，雖極力設法安慰我們，不知不覺的也哭了起來！隣居也莫明其妙，從未聽說德新有病，怎麼會到這步田地呢？都來勸她。我跑到新堂屋後面的磨房裡一看，我的母親坐在地上大哭，我那德新依然似乎安睡在旁邊，我也神經錯亂到不可言狀，只求設法能請起我的母親離開德新，不要再哭，好容易她老人家站起身來，我仔細在他臉上一看，額角上有瓜子大的一塊疤痕，這就是使他與世永別的原動力！再走到前面看看，她躺在地上亂滾，許多人拉，也不肯起來，還是我親手去拉，痛切的安慰一番，才回到牀上。

我要求我的四叔和我到新宅上去安慰我的父親，一推門，聽見他老人家問了一聲：「那一個？」其時已經知道不幸的消息了。我叫了一聲：「父親。」我的四叔也互相說過話，大家相對無言。停了好一會子，我的父親問：「德新究竟有沒有別的病呢？」我只說沒有，老人家雖怕我傷心，不提多話，而神色的萬分難受，已很顯然了！

我與我的四叔剛出新宅的門，就聽見村中的哭聲，趕緊從西向東邊的溝裡越過，才知道她又坐在屏後的霜地裏哭，四週圍着多人勸解，可是効力總很少！這時天已大亮，村裏人都慰問。不久，我的父親教人叫我到新宅吃點心，只得先在家裏安排一番，再到那邊去，老人家勸我多吃點東西，拿許多話安慰我，並說我以前的幾個哥哥姐姐，都早死的。我也出全力表示鎮靜，求他老人家不必紀念。

鬧到下午，我也有些精神不濟，然而總得勉強支持。我的堂三叔和我的堂兄，再三要求我到他們家去，弄到情不可却，才跟他們出門。一會兒，我的父親又教人叫我去吃晚飯，我的三叔留着不肯，我也不願回去。本來我們的習慣，元旦都吃素，這回，我的三叔却預備了許多葷菜，算是為我破例的了。剛上席，三人坐定，我的哥哥來問，是否可以給信中的娘家，我主張到初二給信，就讓她回娘家過幾天。我的哥哥回去不多時又來了，說她堅持不吃東西，如何處置。我立即回來，勸也無效，便派人接我的岳母來勸她。我的岳家得了不幸的消息，其情形可想而知了！她的母親及她的兩個小兄弟，都來到我家，勸的効用，依然等於零。她已入於沒其知覺的狀態了！最後無法可想，我要求她一體到我的岳家去。到了她家

，費了好多週折，她才稍微吃了一點湯麵。我
可憐在過家守著，過了六天，那好男兒們比武
功威的砲聲，也沒有停過！中間的一天——
初三——早晨，我回家看看，才知道我的父親
他病去了，及至他老人在城裡受的大隊人馬
的驚嚇，連夜跑了三十多里的痛苦，直
到我第二次抵家，方曉得的！

我到家之後，不放心，乘家人不知道，跑
到墳場上一看，發現一個新做的小墳墓，動
靜是一點沒有的了，如同石沉大海一樣！

十四，八，二九，四零。

夜半的新禱

杜若

蛙蟲徐徐地使果子的仁兒
憂念也這樣的滑過我的心靈。

夜間忽然驚醒

這悲少的可怖

往往很開眼兒直到天明。

夜中聽着隔壁的咳嗽

我着是進去替伊將兒蓋好。

閉着眼睛呼吸平均，

窗棂有窗外的微光，

安眠兒睡中的微笑。

我回到房中
坐在房邊

想起這幾天來的景况

和今午醫生的預言

又不由得心兒微微發戰

虛幻的夢呀

那裏真會實現？

我迫切的新禱

迫切的新禱

似耶穌當夜在橄欖園中

月兒陰陰

樹影森森

袍額上血汗一滴滴向地上滴落

他說：「父阿！假如你願

便撤去我這唇邊的苦帶呵！」

喝白水

(一)

黎錦明

天已經微微下了一點雨，凱生走出瑣君的
家門，提起那兩對罐頭，心愈懍懍的，覺得自
己好像被地打發叫化子似的趕走了。他滿吸一
口雨後新清的空氣，又恍然想起買彩票那條路
，不禁右手伸到開了口的布袋裡摸起來，然

而這使他很悽喪，不得不掉轉頭向大宿舍走
了。

偏偏脚又不服氣，老是朝反面走去，大馬
路已經走了一半，却是越走越發響，那心兒直
好像一隻迷路的小雞，吱吱地悲鳴起來。

「凱哥！怎麼這樣慢啦？」

他忽然一驚，忙回過頭，凱君坐在洋車上
，打起一把小花傘兒，微笑地回轉頭看住他。

「又到遊藝園去麼？」他覺得那車夫怪可
氣的，恨不得將他一脚踢死，而也只料勉強一
笑，冷聲問着。

她已去遠了，猶反過身來嬌聲招呼着，可
是這使他越惱怒，腦子裡又映出那着綠色閃紅
光的西裝少年來，不禁切齒罵了一句：「錢！
婦人！」

微微細雨又下了。街上的小孩子跑着叫喝
着，行人安祥地撐起雨傘，車夫毫不遲延地拉
起車蓬來，只有他，光着腦袋，好似格外受人
家欺負的小孩子，飄零在這冷漠無情的道上；
心頭一酸，幾乎要哭了。悲哀時的記憶力似乎
特別強些，那書頭一處紙煙店的胡同口依然映
到面前，這正如漂流在外國斗然遇見了一個同
鄉，又不禁酸酸地一喜。

二十二號門牌的「楊宅」兩字，帶了一點
安祥的微笑似的，向他招手。他輕輕叩着門，

春水

春水女士詩集，出版後風行一時。現

語絲合訂本

創造社
編輯的
洪水 (半月刊)
出版預告

二十九年五月五日

張巨野

胡善權

二十五日以前(續前四) 胡善權

門上開了。他時滿舅母楊黃女士收拾得天仙
一條伴着王媽迎出來，手裏也提着那麼兩對禮
物。

「啊！你來了。」她嚷着說，登時一笑
，好像開了朵滿花。

「你要出去麼？滿舅呢？」他忙問，在
門口躊躇着。

「請進請進！他今天大清早就到東城去了
，說是同六先生遊地明天到西山去……就在
一路，他去求什麼佛去了。」她說的笑容可掬
，王媽讓兩路忙接着說：「得啦，您來了，
反正太太也不一定走；待會兒這東西我送去就
得。」

「舅母你這送到誰家去呀？」這一來他覺
得親熱了許多。

「不是，太孤寂了，想到羅家打牌去。
」舅母還是笑着說，提起那幾件食品那麼望了
一望。「你既然來了就更好，省得我又要跑來跑
去。」

「……」舅母也奇怪，他倒信起菩薩來
了！「真是一變走着，覺得院裡又多添了許多
花盆，一股股人的香氣撲來；睡在竹籬邊的小
「巴狗」哈！哈！」她吹兩聲，倒送幾步，又
搖着尾迎上來了。

「你信那佛弟子樣的，東跳西跑不曉得發
什麼瘋；大前天周六先生來說邀他到西山去求
什麼子，聽說那菩薩很靈……我是不信！什麼

求子啦，沒有就沒有，只怪得他養出來就不中
用，真是求他的祖宗！」她說時不禁紅了紅臉
，忙拿起那支光燦燦的水煙袋，燃着紙煤，親
送到親生身邊。

(二)

已經晚餐了。他由書房走到餐室。舅母換
了家常衣服，因為剛才舉了烹酒，兩個袖子捲
起，豐腴的手臂完全露出來；腰際扎得緊結的
圍裙，更顯出胸部的曲線，他覺得舅母愈加
美好了。他正在徘徊着，她一壁笑一壁讓坐，
繼而斟酒，敬茶，捧得他連食量也減少許多。

「你要錢用麼？」她對面坐下，一雙汪汪
欲滴的眼波望住他說，含着深深的誠意。

「有。……」反正住在學堂裏不要什麼錢
。」他捧起酒杯，回看了她一眼，然而帶着些
許羞赧了。

「要錢用來拿就是。去年暑假你儘可以到
道來住呀，你滿舅又說過，反正他也是少年氣
盛，同你台得來。那間房兩年都是空着的，做
你的書房多好？」她說畢微笑，又替他斟了第
三杯酒，她自己也儘量喝着，喝了又斟，斟
又喝，漸漸顯出有些放鬆的樣子。

「我看你這一陣又瘦了一點啊，怕是沒吃
得好飯食。唉，學堂裏那什麼飯菜！」她又
勸他喝，將自己喝剩的半杯酒倒到他盃裡。他

只覺得一股帶酒味的熱氣從她唇邊滾來，直
入他的靈魂深處。

「不吃了，待會真的走不得路。」他將半
掌盞住酒杯說，將自己的聲音變成柔和，也眼
汪汪的望住她微笑，他覺得自然有些放不住的
放鬆了。

「走路不動在這裡歇歇，你舅母又不回
，一張全林在那裡。」這又迫着敬了一杯說，
樣子正了許多；他有些過意不去的低下頭，
然而隨即又望住他了，顯出試探他的神氣。

「我覺得舅母近來體質好了許多，人也快
活了。」一會，他又提出個話把來。只是這句
話後有一點反應，她的面容很鎮定而帶着一些
不願意回復他的神氣。於是以後就默然了許久
，而這種靜默之中，他備身更進和蒸氣似的沸
騰着，常常感到她不斷的睜視，似乎含了一種
強烈而隱秘的心意要求他。

飯畢了，洗漱也畢了。舅母的影子消失去
了許久，當他由書房回坐了一會——正在猶豫
着回寄宿舍的問題，——默然望着燈下桌上。
他雖不時映出滿舅父那小巧滑稽而又親和的面
容，然而倒反使他覺得減少一切的威力。他的
心神漸次緊張，彷彿一個軟籠禁住他的樣子；
他又覺得有負他的舅父，反面又覺得有負那誠
懇可愛的舅母，這情形似乎帶了一點上性，

吃。這罪惡又無非是那無誠意的班君造成的。

「……這一對狡猾媽媽的債麼？」他對邊上上然來了一聲，竟更柔媚了許多了。別母

又笑了幾笑。上身僅着一件薄紗褂子，那迷人的身體差不多全露了出來，臉上似乎新換了一副模樣，她又躺下了，正是模仿女學生那蓬蓬的模樣，她又躺下了，還是抱着那水煙筒。

「接了，上星期來的。」他笑着答道，心裏似乎有些複雜。

「那裏安靜嗎？」

「安靜，不過今年只由國慶，說是城裏去兩來得真凶。」

「哎呀，可憐！……媽媽寄錢把你麼？」
「……沒有。咳，總也是這兩個月手裏不活動。」他覺得有些心酸起來。

別母似乎也默然再問不出什麼話，只輕輕的吹水煙；但別母又鄭重的說了：「我不說了嗎，要錢到這裏來拿就是。現在你要用不？」
「……倒不要什麼急用。」他吞吞吐吐的答。

「你也太客氣了，我把你幾塊錢添茶吃，你一定受受了。」他放下煙袋微笑着站起，從懷裏掏出幾張洋票——好像每張的角上都標着「」字，這不待他說，親送到身邊來了。

「你自己用，……我我……」他吸吸的說，不禁鞠躬而起，同時又感到一種怪惑人的魅力，彷彿他那柔膩的胸脯近了。

「……」他笑着，這幾個錢還客氣什麼！別母的手儘管領他懷裏，濃烈的氣息和身上那股芳香潮濕的禁住他，使他忘了一切，心裏差不多要裂開了似的。

「……」他不禁答出這麼一句話來，還忍不住作了一笑。

「受了，一定受了！」別母還是站着不動，右手還是按在他懷裏，那雙眼睛，似乎凝成了兩點清水，欲滴下來似的，而那帶獸性的閃動，又使他感到一些悚懼。「好孩子，真是媽媽還沒有我這痛你！」轉身時斗然在他的腕上捏了一下，他也忍不住一握的報答她，同時雙方都赧然笑了。

他感到暢爽了，心頭只怦怦的狂跳，簡直呼不過氣來。這一握，似乎房母也感到深深的迷惘，只是外容泰然了許多，接着和他談談談了廖四嫂死去的故事，又談了鄰舍家兄弟的惡事和一切草莽英雄的餘聞……

奇異的鐘叮噠的奏起樂來，更聲漸近了，一兩處車鈴的響聲在靜默中傳到遠處，似乎同樣的報告：夜深了。月光如水的瀉近窗邊，彷彿天邊已發了魚肚白。

「太太，睡罷！十一點鐘。」王媽在後房

裏着。別母的談話正勃發着，聽了心頭彷彿被什麼東西一壓，周身不禁起了麻痺，「……」那趣味的笑容，說聲「不早了，我安插你睡去」，于是起身替他了兩三響的扇起風來。

「……」他疲倦嗎？這比他那學堂裏的硬板鋪好得多了，一沒得臭虫，又清靜……他望着他，再傍床坐下，好似等待着。

「該睡了……」他一身个自主了；勉強伸個懶腰，將半舊的單薄外衣卸了，那也那也動坎肩；下衣也脫了只剩條短窄的褲，他覺得自己實在是放意做出多麼感人的形，別母在那旁看着，正和畫師打量一模特兒一樣；然而他還是羞恥心迫着他只是挨她，從燈光反映在玻璃上的射影，他覺得自己的肉體美極了，胸腔內的豐滿，腰部和兩肋的雄健，差不多全像他寫武士。

「……」別母說罷了。」別母臉着說，故意做作疲倦樣子伸了個腰，「來，我替你扎紮門。」他扭扭縮縮的走到牀邊，心裏只等待有什麼變態作用，然而只是呆着，好們老們到失了知覺，胸部的起伏，兩眼帶着狂熱的注射，使他幾至忘了一切，熱火和怒馬般的奔騰。然而畢竟他安然睡了下去。別母也彷彿倦了，不作一聲地扎緊門，悄悄的走出門去了。

神翻身，被一把攔住。
有不顯的咳嗽，從隔壁的別母房中透出。
(完)

本刊現在徵求關於暑假期中學生生活的文字詳情請閱六月二十七日日本刊

注意

說明

自由

短評

章十刻可以休

(九月五日出版)

每份

本埠八枚，外埠三分。

郵寄一元

三十期

猛進

答

二

對於章士釗及其黨徒的感言

我們

章士釗

章士釗

章士釗

章士釗